



Novo land

铁浮图

ROCK LABYRINTH

潘海天 PETER PAN
◎ 著

铁浮图
ROCK LABYRINTH

Novo
land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潘海天◎著

九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铁浮图 / 潘海天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80228-265-0

I. 九... II. 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64483号

九州·铁浮图

策 划: 记忆坊图书

作 者: 潘海天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沈含颖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x1092 1/16

字 数: 230千 印张: 16.75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265-0

定 价: 22.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潘海天

科幻作家，自1994年写作以来，曾五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代表作有《黑暗中归来》、《大角，快跑！》等。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当他发现钢筋水泥和CAD作用有限，无法完全表现出可建造的一切时，就放弃了这一专业，开始专注于建构一个完全虚拟的东方奇幻世界——九州。这里有无数的城市可供他挥霍，如果它们的规划出了问题，他大可以把它们推平重来。

他的合作者也相应地由各类结构专家、水电电空专家换成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幻想作家江南、今何在等人。对他，和对他作品的受众而言，这都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潘海天九州作品：

- 《铁浮图》
- 《白雀神龟》
- 《龙渊阁传说》
- 《厌火》
- 《七天七夜》
- 《宝剑炉》
- 《灭云》
- 《向北向北向北》

九州 Novo Land 书系



策 划：记忆坊
责任编辑：吕 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沈含颖
封面绘图：翁子扬
网站支持：www.9z9z.com
装帧设计：80图·小贾

看《铁浮图》，您准备好了没？

正如大角和夏笳两位前辈说的，这《九州·铁浮图》是一座构思精巧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迷宫。有胆子读它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迷进去，在里面来回打转，绕不出来了。

然而这迷宫又极吸引人，每一处场景每一个转角每一个岔路都修建得美轮美奂，以至于尽管时时被千曲百折的线索绕得头晕脑涨，却又舍不得合上书用最简单的方法从迷宫里面跳出来——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好想知道啊！——于是只好继续痛苦地看下去，努力和大角前辈的文字迷藏做斗争。

为了尽量减少您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类似痛苦，以下是给您的导读建议，按照这个来做，或许可以使您的阅读快感更加纯粹一点。

这个故事，说简单也简单。

宁州，沿海而建有一城，名为厌火。这座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被分成了鲜明的两半：一半是富人区，一半是贫民窟。两方一明一暗的庞大势力在这两半厌火城中钩心斗角，互相牵制。然后，一件事情让这原本看似平衡的局势发生了改变，那就是蛮族势力的兵临城下。

蛮族的本意倒不是攻城这么没创意的事情，他们要的是城里的一样东西：龙之息。

龙之息是一块石头，简单的说就是有着微型原子弹那种威力的石头。先这么理解吧。总之蛮族需要这块石头来完成他们的某个远大理想，于是他们压到城下，逼城里的人把石头交出来。

是的，铁浮图又叫铁糊涂。

有人看这本书绕晕了，就说，大角是个疯子，喜欢建造一个没人能走通的迷宫。

胡说。我们做建筑的人最喜欢条理明显结构清晰思路简单明了了。

其实要从文本结构来分析的话，这篇文章非常简单。

在我最早的构思里，全书应该分为五章，每章五节，章和章之间，是正常的关系，而每章中的五节，时间顺序都是倒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嫌烦，可以照这么个顺序读：一之戊、一之丁、一之丙……直到一之甲；接下来又是二之戊、二之丁、二之丙……直到二之甲……

这位看官，你要说了，铁糊涂明明是九章，还有个尾巴，而且每章也不是五节是六节嘛。

我们大学四年级的季教授说：结构确定下来后，再怎么变形，在拓扑学上都是一致的。有了他这话后，我心里就有底了，于是把五章扩充成九章，五节补充成六节……节和节之间也不是严格遵循时间倒流的规律……好吧，我承认自己没控制住。

但一个聪明的建筑师就是要在自己清晰结构的情况下把敌人……把主顾绕乱，我在《江湖》偷偷揭示过这个行业秘密——你在屋子里走啊走啊走，总是不知道走廊的下一个拐弯在哪里，这样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一座小建筑看起来比它自身的容量要庞大，另一个是，当我们摇晃着大角，从建筑深处咆哮着冲出来抓你的时候，你未必找得到那个带你出逃的线团了……

铁糊涂结构大揭秘

TIE HU TU JIE GOU DA JIE MI

——大角

于是城里面乱了套，在各怀鬼胎的两方势力的影响下，书中的角色们开始围绕这块石头展开了一场大乱斗。

有的要把石头交给蛮族以求苟安，有的想毁掉石头以免生灵涂炭，有的想拿到石头重振自家势力，有的只想拿到石头好升官发财……什么？您说这是九州版《疯狂的石头》？好吧，只要大角前辈和宁浩导演无所谓，我不介意您这么说。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切记不要被那些看似无关的情节冲昏了头脑，不要被那一个接一个华丽的出场人物搞得不分南北，当您看到这块石头一会儿从这个人的手里蹦到那个人手里，忽然又飞上天，然后落到了第三个人的怀里面……脑袋里面，请牢牢记住我提示的主线，这条主线是最好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哦。

有导航系统的指引，就请放心地静下心来，轻松地欣赏这本书每一个部分的绚丽华美，以及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吧。

如果您已经做好准备，确认导航系统安装无误了，那么，请翻开下一页。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引子	1
第一章·此道登天	5
第二章·厌火之洗	21
第三章·龙之息	45
第四章·暗夜之主	79
第五章·雷池	101
第六章·天香	133
第七章·狭路逢	157
第八章·天上草原	193
第九章·我身无形	223
尾声	255

▲
引子

夏日的宁州是一片间杂着无数黛黑和深灰的青绿色大陆，而天空一片淡蓝，仿佛一项巨大的圆形帷帐，它向四周伸展，低低地压在青白相间的千沟万壑上。

宁州也许是九州上最古老的一片大陆，它因为漫长的岁月侵蚀而碎裂不堪，到处可见高山深谷、沟峪纵横，深黑厚重的古老森林覆盖其上，只有一些最高的山峰从森林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连成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

淡青和淡紫色的云烟从浩淼的大陆上升起时，如同无数飘渺的灵魂在天空中歌舞跳跃。每年的某些时候，总有点点的翩翩人影在云天之中闪现，舞动，然后又复归寂寞。这是一片渴求自由和飞翔的土地，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飞得起来。

羽人将宁州划为八方，分由八镇统领，他们的王高踞在舆图山下的青都里，守护高耸入云的神木。这八镇再加上宁州的四海，合十二之数，暗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

厌火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城镇。这个巍峨庞大的城市位居于宁州的柔软腹部，仿佛永远笼罩在汹涌的海潮带来的灰暗雾气里。它是这片孤傲派大陆对外联络的枢纽。也许正因为如此，厌火城并不像其他的羽族城市那么干净、明丽、单纯，它是一个半黑半白的巨人，一个半善半恶的混血儿。阳光再灿烂绚丽，也照不亮厌火下城里那上万条纠缠不清的小巷、歧道、螺蛳路和死胡同，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团被猫弄乱的线团。

我们的故事和这座城市有莫大的关系，但它的开始是在厌火城西面的戈壁里。

在那里，一位年轻人正低下头颅，他看见清亮的血正从自己的胸膛里喷射而出，带着悠长而华丽的哨声。

刚刚从他胸口抽出去的短剑仿佛一块光斑，带着抢走的那件宝物，正跳跃着离他远去。

年轻人挣扎着回过头看了一眼，在他身后尸横遍野，躺卧着两百具人和马的尸体。在模糊的肉体之间，拥塞着断裂的刀以及碎裂的金属甲片。那些僵硬的马腿挣扎着伸向天空。

他已经做了许多，但离成功却越来越遥远了。

我不能死，他挣扎着想，我还要把它抢回来，抢回来。

密密麻麻，无穷无尽，令人发疯的沙砾迎面扑来。

太阳从背后照来，他投下的影子是孤独的。而前面，丘陵投下的阴影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千名骑士，他们并马而立，如同一堵金属组成的黑墙拦住去路。上千双敌视的目光正凶狠地盯着他。

力量正从他胸前的伤口中迅速飘散远去。他摸着胸口的伤口想，也许我打不过他们了，我再也冲不过去了。这个想法头一次突入他的脑中。

他已经无力扭转脖子，可他知道身后那座城市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如果他输了，那么他所认识的那座灰火城就将毁灭。他是个外乡人，只不过踏入了那座城市三天，却要肩负起拯救它的责任。城里的人，他刚交上的朋友，他刚结下的仇敌，所有的人，全都得死。

他的胸口在燃烧。血喷出的速度正在减缓，如同一条滚烫的河流开始顺着胸膛往下流淌。世界变得苍白，且旋转起来。

我不能死。他呻吟着说，于是坚持着抓住刀子，想要站起来。他知道自己背负着身后那座城池所有的最后一点希望。

我不能死。

对面的黑甲武士首领正俯身看他，眼中闪着阴冷的光。那是这位年轻人所遇见过的最可怕的武士。武士的影子“刷”的一声抖动长刀，一股锐利的尖啸声如巨大的磨盘压榨而来。

这尖啸声已是最后一根稻草，足够让他翻身倒下，摔在沙地上。

从胸口流出的血迅速被干涸的沙地吸得精光。

我不行了，他想，眼皮上仿佛悬系着整座大山。太阳快速变小，缩成极小又极锐利的一个白点。

在最后的死亡降临之前，他挣扎着用满是血的手去摸索自己的胸膛。在他脖子上可见一条断了的黑色细索，上面曾经挂着的坠子已经不见了。如果缺少了那东西，死亡对他来说是不完整的。

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一些什么，于是撒开手，雍容大度地躺着，露出一副无拘无束、对死亡也毫不在乎的模样。他的嘴角朝上翘着，那是一种对未来尚有希望的笑。

死亡降临到他头上。

我们无法知道，杀他的人从他手中抢走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微笑，是什么让他充满了期待。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必须倒过来从头开始叙述整个故事。

第一章 ▲

此道登天

一之甲

三天前，正是厌火城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从青都到瀚州的商道也只在这最炎热的季节里方可通行。这著名的惟一通道经过厌火城，向西延伸，弯弯曲曲地盘绕在宁西破碎的沟壑间，如台阶般层层上升，自海平面一直升到高绝入云的灭云关山口，气候在路途中从酷热变为极寒，路途更是险绝，就像一条绝细的蜘蛛丝盘绕在崇山峻岭之中，人们称其为“登天道”。

据说从厌火出发的商旅，有四成的人会因迷路、冻僵、饥渴或匪盗抛尸于这条蛛丝上，而在活着回来的六成人当中，又有三成的人或因牲口掉落悬崖损失货物，或被关检盘剥太过而蚀了老本——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赚到钱的人总是少数——即便如此，对许多人来说，搏一搏命也比死在肮脏、拥挤、恶臭、破败、贫寒、龌龊和充满压榨、缺乏希望的厌火下城强。

厌火城下城的无翼民们虽然都不属于那个能够飞翔、和森林关系密切的种族，但他们在宁州生活得久了，已经深受羽人的风俗影响，相信树木与人之间会有奇妙的感应关系，所以在这个月里，下城的许多人家门口都会竖起一棵长柳木。他们会将出门人的面目雕在柳木上，如果柳木发了芽，那就说明出门在外的人一切正常；如果柳木枯死了，那说明外面的人也遭了殃。厌火城的商人都把这一月份叫作“独木”月。

在厌火城西门外十多里地的路上，靠着海滩的高耸悬崖之旁，有这么一间小小客栈。客栈没有招牌，却有三支巨大的海象牙骨交叉搭在门楣上。门前没有插柳木，却竖着十余杆发黑的标枪。那些标枪显然都受过长期的海水浸染，木杆腐蚀得将断未断，原本锐利得吓人的矛头上爬满了蓝绿色的铜斑。

客栈虽小，木板的厚实栅栏却围出了好大一敞院子，三五棵歪脖子槐树往下洒落了一地的林荫。院子一侧码着大块大块的鱼肉干垛，每块有三尺见方，另一边却摆了七八张桌子，往长板凳上坐下来，便能看到悬崖下的粼粼波光。

这正是独木月中最忙碌的时刻。客栈桌边围坐了六七名歇脚的散客，个个衣裳破烂，形容憔悴，一副死里逃生的模样，正是从瀚州回转来的客人。

自厌火带着丝绸、麻布、金银器皿、珠宝首饰出发，经三寐河、铁剑峡、虎皮峪、灭云关，直至朔方原，再带着兽皮、青阳魂、黄金、生铁从原路回返，耗时正好三十日。能通过这三十日惊心动魄的旅程回来的人，都是厌火城里最强壮最凶狠最机警最狡猾胆子最大和运气最好的商贩。

却说此时，有人在院子外头喊道：“虎头，别把鱼肉搁在外面！珍珠豚挨了晒，盐分会析出来，口感变淡就不好了。”

虎头应了一声，自烟熏火燎的厨房中推门而出。他赤裸上身，扎着一条破烂的围裙，脸上被煤烟抹得黑黑的，腋下肩上，一只手就扛起了七八块鱼肉，如同一座小山直挪到厨房里去了。

喊话的人转眼来到院前，“腾”的一声将门踢开冲了进来：“虎头，快收拾桌椅，有生意到了！”这喊话者是名胖子，光着头，上面始终蒸腾着一股热气，脸上的肉多，将眼睛挤得只剩了一条缝，鼻子下却是一抹极浓极密梳理得极精致的黑胡须。这人正是客栈主人苦龙。

苦龙搭着条毛巾，喜眉笑眼地环视了一遍，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了擦手，顶头看看日头，又闪出门外去了。他的脚短，偏生又爱跑动，远看去便像团水银般滚动着来去。西边道路之上烟尘滚滚，正是有客到来。

烟尘到了近处散开，显露出一大队人马车仗来。那是二百名奴隶，担着箱笼，驱赶着数不尽的牛车行进。挥舞着鞭子的杂役则骑在快马上来回驱赶这些奴隶，直忙碌得汗流浹背。数十辆吱呀作响的牛车过后，奔过来一队队衣甲鲜明的骑兵，护卫着十二辆豪华马车，每一辆马车都由四匹一般高大的墨玉色骏马拉着，不论嚼口蹄铁全都锱着金，包铜的车轮压榨得大地不停呻吟。

苦龙见骑兵队中簇拥着一位将军。那将军面黄肌瘦，两撇胡须如针般硬直，贯着黑甲银盔，盔顶上一根缨子，如旗杆高高挑起，看上去倒也威风凛凛。他披着一件墨绿色的斗篷，斗篷下露出一把刀鞘来，鞘上镶着两大颗明珠。虽不知道那柄刀怎么样，单是这两颗珠子便已经是价值连城了。

苦龙见骑兵队里旗号上是一朵金色茶花，身后出来看热闹的客人中有人“哦”了一声，道：“听说沙陀蛮在西边，茶钥城快丢了，原来富贵人家都逃到这来了。”

正说着，那将军跳下马来，瞪了围观的众人一眼。众人被他气势所压，都毕恭毕敬地低下头去。那将军高视阔步，雄赳赳地走到一辆车前，突然俯下身去，露出一副谄媚神色来，道：“公子要下车吗？”

他挥了挥手，两名着紫色锦缎的仆从快步上前，在车前俯下身去。车上伸下一只绣着百兽流丽图的鹿皮靴，踏在他们的背上，下来的却是一位面如冠玉的年轻公子。那公子看着虽有些瘦弱，却是面目清秀，唇红面白，身着丝袍以孔雀绿色的丝绸为底，白色的丝绸滚边，上面绣着两大朵娇艳欲滴的茶花，腰带上是金丝缠绕成的流苏，虽经路途劳顿，竟然是一尘不沾，左手食指上一枚淡绿色的戒指，更映衬得那公子一双手嫩白如葱。看到的人不由得都夸一声：好个漂亮公子。

那黄瘦将军扬起鞭子点了点客栈，喝道：“快快快，去把那块地方收拾一下。”

当下便有十余名兵丁入内，提起鞭子将院内坐着的客商尽数轰了出去。几名店伙躲得慢，也吃了几鞭子，顷刻间客栈里头被清了个干净。

“哎哟哎哟，贵人脚下有黄金。”苦龙见店中客人被赶走也不生气，笑眯眯地小跑着迎上前去问道：“不知两位客官要点什么？”

“客官？”那将军听到这称呼怒不可遏，他瞪起眼睛，仿佛受了极大侮辱，“我乃堂堂轻车将军，呼我为客官？真正是岂有此理，我要和你决斗！管家管家，来人啊，给我起草挑战书……”

“别啊，别啊，”苦龙无辜地眨巴着两只眼，挪动着两条腿闪开了道，“不要决斗，不要决斗，决斗是很伤身体的……两位客官自便、自便。”

那公子步入院中，用一条熏香的白手绢捏着鼻子摆了摆手，在一张看着还算干净的桌边坐了下来——先有仆人在凳子上铺了块金丝绒垫子——“小四，甬忙活了，这一路上车子颇得厉害，我不想吃什么，来点茶点就好了。”

“是是。”那叫小四的将军哈腰道，一回头登时高了几分，他皱着眉头，狐疑地紧盯着苦龙上下打量，“你就是店家？此处可有什么茶点啊？快快整几份新鲜洁净的送上来。”

苦龙奋力拨开人群，冲上去道：“哎哎，有有有，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您看啊，我们有：糟溜神仙、八味围碟、你是乌龟、鲜果龙船、荷花芙蓉、你是王八、金堂白玉、乌龙吐珠、你老娘干、杏仁豆腐、八宝瓜雕……您是要什么来什么……”

小四将军给他一番狂风暴雨般的报单给弄糊涂了，也没听出里面的玄机，愣了半晌才道：“别的也就罢了，菜色一定要洁净……咱们公子最忌讳的可就是不干净……”他停下口来，狐疑地盯着苦龙又是油又是泥的黑手看了又看。

“绝对干净，”苦龙拍着油乎乎的胸膛保证说，“别的不敢说，要说到干净，整个灰火城没一家厨房敢和俺们冰牙客栈比品位……”正说着呢，那公子一声惊叫，跳上了凳子，指着空中喊：“有有有虫子！”果然，从厨房里飞出一只黑蝇，“叭叭”一声正停在小四将军的鼻子上。说时迟，那时快，苦龙从肩膀上抽下毛巾，“刷”的一声拍在小四将军的面门上，另一只手倏伸倏回，快如闪电，已经将那只被拍晕的苍蝇抓在手里。“不是虫子，是家养的苍蝇，”苦龙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伙计没看好，把宠物给放出来了。”

小四将军被毛巾拍得两眼发花，他带着一副不敢相信的神色抽着鼻子，四处看了看，没找到那只苍蝇，发作起来：“你还说你们这里干净？这么大的虫子……”

苦龙耐心地纠正他说：“苍蝇。”

小四大吼大叫地坚持说：“……这么大的虫子，把我的眼睛都撞花了！别以为我没看见，你这儿就是不干净——我最恨人家骗我了——你信不信，要是在十年前，